



商业谍战
扑朔迷离

把老方安排在“晚餐”的团队里，莫非是为实地调查作准备？燕子抬头张望，大厅仍空空荡荡。Steve办公室的门仍关着，Tina似乎已经进去很久了。“晚餐”由燕子负责，Tina会不会不开心？电脑法政、实地调查、管理项目，Tina的理想莫过于此，通宵加班也在所不辞。其实燕子只是初级调查师，比Tina还低一级。公司的门铃突然响起，现在是8:30，除燕子之外，办公大厅里空无一人。门铃又响了，急不可待，燕子起身朝前厅走去。公司的玻璃大门



高翔突然出现

外，有个身着西服的男人，燕子和她同时抬起头。

一瞬间，燕子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，只剩两颗跳动的心脏。燕子眼前模糊一片。

“卖给我一半，成吗？”8年前的那个夜晚，芝加哥某粤菜馆的厨房里，他对燕子讲的第一句话。那是个格外繁忙的夜晚，饭馆老板给燕子一盆大虾，让她立刻把它们洗干净。虾一个劲儿地跳，好像专门要欺负她这个北方长大的孩子。燕子慌忙拧开水龙头，没过多久，虾不跳了，浑身通红，燕子这才想起用手试试水温，想不到是热水。

老板大声用广东话骂她，手指着燕子的鼻尖，厨房里有的人在窃窃地笑。燕子用力咬住嘴唇，她不能当着他们的面流泪。她力气不够大，不会说广东话，不认识鲈鱼和芥蓝。没有人知道她的手曾经做过眼科手术，只知道她刷碗洗菜尚且不合格。燕子不在乎这些，她需要每晚20美金的收入，她得交房租和学费。

燕子抬起头，用清晰而标准的普通话宣布：“这一盆虾，我都买了！”

老板大吃一惊：“你知道这虾多少钱一磅买回来的？”

“我不稀罕知道。反正这虾我都买下了，钱从我工资里扣。”众人偷偷地看着燕子，好像今天才认识她。

老板走后，有人小声说：“你真强！你好酷，好像唱歌的王菲！”

燕子低头继续洗她的碗，直到那个

从未被她留意过的男生默默地来到她身边，突然用地道的普通话低声问：“卖给我一半儿，成吗？”

燕子鼻子一酸，她都算不上认识他。她扭头背对他，捋起落在腮边的散发：“不用。”

他却不知趣地坚持：“卖给我吧，明晚我请人吃饭，本来想从店里买的，现在只能跟你买了。”

燕子不由得停下手里的活儿。他二十三岁，瘦高个子，宽肩膀，穿着白衬衫和黑马甲。那是侍者的制服，意味着他有收取小费的资格，他有一张英俊的古铜色的脸。

燕子扭过脸，厨房里有的人在偷看他们。燕子没好气地把那盆虾用脚一踢：“都拿走吧！”

那天夜里，他开车把燕子送回家。那是他执着的要求下燕子同意的，燕子想有车子不搭白不搭。那是一段徒步需要40分钟的路程，他开着旧雪佛兰只用了10分钟。

他说他叫高翔，山西人，25岁，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硕士。她对他说：“我叫谢春燕，北京人。”她没提自己的学校，和芝大相比，她上的那所学校不值一提。

“春天的燕子。”他说。

燕子心中一酸，很久没听到过“燕子”二字了。她说：“我不是燕子，我又不是一只鸟儿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11点，旧雪弗

兰会准时出现在餐厅后门外，他则准时出现在覆盖着薄雪的人行道上，尽管他每周只打一天工。

他是公费留学生，国家负担一切。他打工原本是为了丰富经历，为未来的生活添一些谈资。他们起先聊得并不多，到后来无话不谈。雪弗兰停在燕子的楼下，窗外是冰雪覆盖的城市。车里回荡着颓废的歌声：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……

燕子跳下车，一阵风似的跑进公寓楼，她则静静地坐在车里，等她房间的窗户亮了，他才发动引擎。

一天晚上，他突然说：“去我那儿坐坐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过了圣诞节，我就快毕业了。”

公费生毕业要回国。可美国又有什么好？这里对燕子来说，原本没什么可留恋的。

“着急回国了？想你女朋友了？”燕子问他。他沉默。

燕子有种不祥的预感：“大男人还害臊？你女朋友漂亮吗？”

“没你漂亮。”

那四个字，燕子终生难忘。

“我不能去你那儿。你女朋友会误会的。”

一片雪花，轻轻飘落在车窗玻璃上，渐渐融化。

(摘自《黄雀·秘密调查师》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)



点评空战
展望未来

西方军事评论家把电子战作为“昨天的战争”和“明天的战争”的重大区别。

昨天的战争和明天的战争，如一枚硬币，区别只在于从正面看还是从背面看。

这是两种空中作战系统典型的实兵较量的结果。从那时起，空中力量的对抗就越来越表现为系统对系统，而不是平台对平台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系统的概念急剧延伸。



从电子战到信息战

在空中，是以空中预警机为核心的空中指挥系统。现代空中进攻力量，一般包括侦察机、战略轰炸机、战斗轰炸机、制空战斗机、攻击机、电子干扰机、空中加油机、运输机、攻击直升机和救护直升机编成的突击机群、压制集群、支援保障集群、掩护集群等。每个集群在预警系统自动化指挥下，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，形成现代空中合同作战的模式。

整个战场，是由指挥、控制、通信、情报综合系统，将太空、天空、地面、海上、水下等各个独立战场组成一体化的大立体战场。

以叙之战既是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，这转折的决定性因素是电子技术的系统化。这是电子技术在战争中应用80年来一个质变。

80年来，电子与飞机几乎如影随形。

越南战争是一个分水岭。越南战争之前，20世纪战争的主流是机械化的立体协同作战，虽然电子对抗也掺杂其间，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平台对平台的电子战。越南战争之后，导弹这种革命性的武器大规模出现了，在这种武器的背后，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战争指挥自动化系统即C4I的出现。

C4代表指挥、控制、通信和计算机，四个字的英文开头字母均为“C”，所以称为“C4”。“I”代表情报。为了应付

二战中出现的数百架轰炸机从多个方向同时来袭的问题，自动化指挥系统从60年代起，在防空作战中迅速发展起来。美国最早建立起来的自动化防空指挥系统叫赛其(SAGE)和贝克(BUIC)，苏联的叫“天空一号”，日本的叫“巴其”，北约的叫“奈其”。

这个指挥系统出现之后，便有了系统对抗。平台对平台的电子对抗叫电子战，系统对系统的对抗被称为信息战。

电子战从诞生发展至今近百年，已由单一的作为保障手段的“电子通信战”发展成为集侦察与反侦察、干扰与反干扰、摧毁与反摧毁为一体的新型作战样式。由在作战或战争中处于从属地位和辅助作用发展成为主导地位 and 决定性作用。

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英阿马岛战争、美利之战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等局部战争中，电子战装备的质量和数量都明显提高，电子因素在战斗或战争中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到了海湾战争，电子战无论样式或规模都堪称登峰造极，那根本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电子“大屠杀”。

随着电子革命在美国以及西方工业国家的兴起，电子技术大规模进入战争，使传统的战争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改变，以至于电子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程度，成为军事理论家划分军事时代的

标志。

以此为标志，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队与世界其他国家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，有了“代差”。

如果说英阿马岛之战、以叙贝卡谷地之战的结果，所证明的是同一个时代中的先进与落后的差距的话，那么海湾战争双方进行的已经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战争。

甚至摩洛哥的一名女社会学家也看到了这场战争的实质。她说：西方社会的霸权优势，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本身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基地是实验室，军队是大脑、研究人员和工程师。

大约1万年前，人类社会发生了农业革命；大约300年前，爆发了工业革命；而今天，又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发生，世界在从工业革命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。

革命在彻底改变了时代的同时，也彻底改变了战争。

自古以来，战争的形式就是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当僧格林沁挥舞着蒙古弯刀，指挥他的铁骑向八国联军部署着“马克沁”式重机枪的阵地冲去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用300年前农业化时代的血肉之躯撞击已经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工业时代。

(摘自《赢在制空权》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)